

中國短篇小說集

(下)

鄭振鐸編

1928

第二集下冊序言

這一集的上冊，選錄宋至明末的短篇故事不少，但還有許多因篇幅關係不能容納於那一冊之內的，因再編成這一冊。

傳奇系的作品，在這時代實在是貧乏得可憐。在上一冊裏，我們還看見梅妃傳，李師師外傳，中山狼傳等幾篇較好的作品，然而已不能與本書第一集內所選的唐人諸傳奇相提並論了。到了選錄這一冊時，却連梅妃傳，中山狼傳那麼樣完整的作品也沒有了。所有的，除了三山福地記，阿留傳，遼陽海神記以外，都不過是瑣雜的『筆記』中的一鱗一爪而已。這些極簡單的僅具有故事的雛形的東西，他們的本身，原沒有什麼價值，其價值乃在於下面的二點：

- 一、是後來的傳奇雜劇或小說的題材的來源；
- 二、對於後來的作家曾給與不少的影響與暗示。

關於第一點，如韓湘子，如陸務觀諸篇都是；關於第二點，如王榭，如浮梁張令，如王泰諸篇，後來的作品，受其影響與暗示不少，像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便有好幾篇是受到這樣的影響的。梁太祖，韓魏公諸篇寫得雖像是散漫，却很有描寫力，能使被寫的人物栩栩欲活的現在紙上。

這是編者於上冊所選錄者外，再選錄這十幾篇的原因。

然而『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誇耀者，乃是平話系的作品。』上冊裏已經選載了十餘篇，但是編者總覺得太少。所以這裏又選載了九篇。這九篇的來源，除了京本通俗小說，醒世恆言，拍案驚奇，石點頭，醉醒石諸書，上冊裏已經有選錄者外，尚有西湖二集，爲上冊裏所未及收及者。

西湖二集凡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韻，周清原著。以所敘者皆爲關於西湖之故事，故謂之『西湖二集』。而謂之『二集』者，想當更有初集，然今絕不可得見。每卷載故事一篇，凡得三十四篇，皆平話系之作品也。清原，武林人，自

號濟川子，其名未詳。生於明之末葉。大約生平殊困阨。嘗自謂：『敗壁頽垣，星月穿漏，雪霰紛飛，几案爲濕。蓋原憲之桑樞，范丹之塵釜，交集於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則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予是以望蒼天而興嘆，撫龍泉而狂叫者也。』（見湖海士序）所以他在這部西湖二集上頗多憤慨不平之言。這部書傳本殊少見，今錄其三篇，可見一斑。

江東老蟬序醉醒石，謂：『大凡小說之作，可以見當時之制度焉，可以覘風俗之純薄焉，可以見物價之低昂焉，可以見人心之詭譎焉。於此演說果報，決斷是非，挽幾希之仁心，斷無聊之妄念，場前巷底，婦孺皆知，不較九流爲有益乎！』這都是說小說之實際上的功效的，未免帶了太多的功利主義的色彩。但即就這些功效而言，也只有平話系的小說，纔能有此，傳奇系的作品却不足以預於這個榮譽。我們見到的傳奇系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空想的產物，毫無時代性的文字，漢晉人之所作，與唐宋人之所作，相差未遠，唐、宋人之所作，與元、明、清人之

所作，亦相差未遠，我們所能於其中見『當時之制度，覘風俗之純薄，物價之低昂，人心之詭譎』者，乃僅可在平話系作品中求之；而作者之能使『場前巷底婦孺皆知』者，亦僅平話系之作品有此魔力而已。

碾玉觀音中之敘南宋軍閥的威勢，敘貴人家中收用養娘之制度，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之敘明時的丐頭制度等等，皆爲一切史書中所絕無的材料，而却正是編輯社會史的人所最需要的東西。姑舉一二例，此外可知。

傳奇系的作品，大多數只有敘述而沒有描寫，能如霍小玉傳之有深刻的描寫力者極不多見。平話系的作品，則專以描寫見長，已具有近代的小說的作風，不管他敘的是山精海怪，幽靈狐魅，不管他寫的是空想的神仙故事，怪誕的民間傳聞，而總有一種活潑潑的生氣，不知不覺的會把這些邪神妖鬼，故事傳聞，都人格化了，人情化了，寫得他人情入理，不殊於人世上日常所見的事，所見的人。而其描寫人間的世態人情，尤爲真氣逼人。試舉本冊裏的幾篇故事爲例，

滕大尹鬼斷家私中的滕善繼夫婦的霸產的心理，寫得如何的好，灌園叟晚逢仙女中之張委的橫行，惟內惟貨兩存私中之魏進士與他的妻之不同的心思的對照，陶家翁大雨留賓中之蔣震卿的得妻，又寫得如何的真切而近情。

許許多多的長篇小說，長篇傳奇都敘的是某生某女的會合，如何的奇巧。小姐私奔，雖暫爲奸人所欺，而終於是『佳人才子的重圓』。這裏，在陶家翁大雨留賓裏，却把這個打不破的慣例打破了，私奔的小姐却終於跟隨了誤認的『才子』而去。

許許多多的長篇小說，長篇傳奇，都寫的是佳人才子的戀愛的始終，其中必有如何的波折，必有嚴父的阻撓，必有如何的奸人從中播弄，必有一場兵災人禍，把他們生生的拆散了。這裏，在吹鳳簫女誘東牆裏，却又把這個打不破的慣例打破了。作者寫潘用中與杏春小姐的相戀，如何的近情在理，再看那些空想的做作的傳奇小說來，真如糞土。牠那裏沒有奸人，沒有兵禍，沒有心腸冰冷

如鐵的父母，只淡淡的寫來，却已足動人。

無論他們的題材是如何的空想，怪誕，然如像那末逼真的近情在理的敘寫，在中國一般小說中已是容易得到的了。

本集二冊中，所選的不過一嚮而已。將來有機會，很想能一部部的將他們介紹給大家。

編者 十五年六月十日。

中國短篇小說第二集下冊目錄

韓湘子

卷三

韓魏公

劉斧(五)

王榭

劉斧(六)

梁太祖

張齊賢(一二)

崔素娥

王銍(一六)

余媚娘

溫豫(一七)

浮梁張令

李政(一八)

王泰

無名氏(二三)

狄氏

廉布(二六)

陸務觀

周密(三〇)

我來也……………沈傲(三二)

三山福地志……………瞿佑(三四)

阿留傳……………陸容(四一)

遼陽海神記……………蔡羽(四三)

菩薩蠻……………無名氏(五六)

滕大尹鬼斷家私……………馮夢龍(七〇)

灌園叟晚逢仙女……………馮夢龍(一〇〇)

陶家翁大雨留賓……………卽空觀主人(一三四)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天然癡叟(一五三)

帷內惟貨兩存私……………古狂生(一九四)

姚伯子至孝受顯榮……………周清原(二一三)

韓晉公人奄兩贈……………周清原(二二八)

吹鳳簫女誘東牆……………周清原(二五二)

韓湘子

湘子作詩
識文公

○

劉

墨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拓不羈，見書則擲，對酒則醉，醉則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孤苦，無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闕玉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略不構思而就，曰：

○原載青瑣高議前集卷九。韓湘子世傳爲八仙之一，其故事傳於民間，會有小說一種，專敘他的故事。又有韓湘子三度韓公道情三冊，亦傳於世。

○劉斧北宋時秀才，輯古今雜說爲青瑣高議，凡前集、後集、別集三部，共二十七卷。

青山雲水窟，

此地是吾家。

深夜流瓊液，

凌晨散絳霞。

琴彈碧玉調，

爐養白硃砂。

寶鼎存金虎，

丹田養白鴉。

一壺藏世界，

三尺斬妖邪。

解造逡巡酒，

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

同共看仙葩。

公見詩誥之曰：『汝虛言也，安爲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言也。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爲成之。』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適開宴，湘預末坐，取土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榦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

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淒倦，俄有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卽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明除弊事，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深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己以信事』

之，恐吾道不振，天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謬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

未爲世用古來多，

如子雄文世孰過。

好待功成身退後，

却抽身去臥煙蘿。

湘別公詩曰：

舉世都爲名利役，

吾今獨向道中醒。

他時定見飛昇去，

衝破秋空一點青。

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不久即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韓魏公

不罪碎蓋
燒鬚人

劉斧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冢而得。表裏無纖瑕，世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勸爲一吏誤觸倒，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數存焉。』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歎服公之寬厚。公帥定武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閒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笞之，極呼視之，曰：『勿較，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其度量。

○原載青瑣高議後集卷二。

王榭

風濤飄入
烏衣國 ㊀

劉斧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榭具大舶，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若墜於海底。舉舟之人，興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榭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開目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閉目待死而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媼，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榭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殺皆水族。月餘，榭力平復，飲食如故。翁曰：『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榭諾，翁乃引行。

○原載青瑣高議別集卷四。

三里過闌閤，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聞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頗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榭卽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榭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勞謝。王喜，召榭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榭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榭曰：『見居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曰：『此木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牖間偷視，私顧亦無避忌。翁一日，召榭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況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榭答：『甚善。』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殺采禮，助結姻好成親。榭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髮，體輕欲飛，妖姿多態。

樹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樹曰：『翁常目我爲主人，卽我亦不識。昔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枉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樹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別。』樹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不由人也。』王召樹宴於寶墨殿，器皿陳設，俱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給箋，樹爲詩曰：

基業祖來興大舶，萬里梯航慣爲客。今年歲運頓衰零，中道偶然罹此厄。巨風迅急若追兵，千疊雲陰如黑色。魚龍吹浪泣血腥，全舟靈葬魚龍宅。陰火連空紫焰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鼉頭波湧掀天白。桅檣倒折海底開，聲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君恩雖重賜宴頻，無奈旅人自悽惻。引領鄉原常涕零，恨不此身生羽翼。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恙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